

读不尽的
农民

● 肖侔根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读不尽的农民

肖侗根 著

新华出版社
1999.2 北京

责任编辑:崔乔峰

装帧设计:刘元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不尽的农民/肖侗根 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

ISBN-7-5011-4358-7

I.读… II.肖… III.政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D·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1771 号

读 不 尽 的 农 民

肖侗根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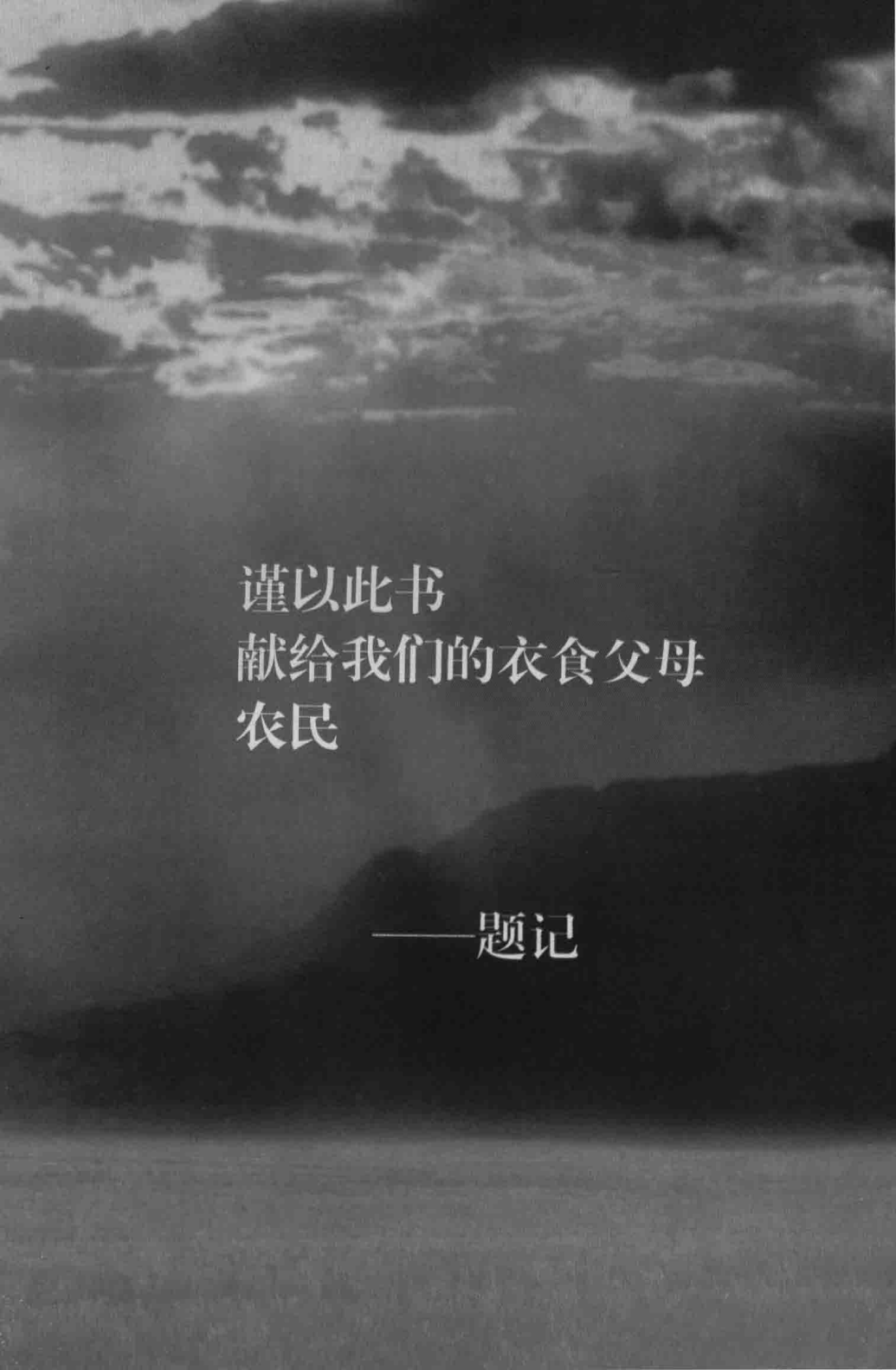
850×1168mm 32K 10.5 印张 230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1-3000 册

ISBN-7-5011-4358-7/D·87

定价:23.00 元



谨以此书
献给我们的衣食父母
农民

——题记

序

舒惠国

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农民富于创造性,他们以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开了农村改革的先河。家庭承包经营就是农民的创造,乡镇企业也是农民的创造。

农民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大厦。中国成功地治理了通货膨胀,实现了“软着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农民作出了贡献。现在城市居民都为物价便宜而高兴,是农民保证了有效供给。市场的活跃,很大程度取决于农民的购买力。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农民情绪,始终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农民的富裕是现代化的基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我们讲达到小康水平,关键是农民的小康,农民达到了小康,农民富裕了,中国的现代化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农民问题如此重要,就需要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青干部投身到农村、农业、农民工作中去。

做农村、农业、农民工作是一件很辛苦、很朴实的工作,要做好这件工作并不容易,至少要具备三个方面的素质。

要系统掌握知识。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要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要学习农业知识、农村经济知识,了解整个国民经济,了解全省、全国经济形势乃至世界经济形势。

要长期积累经验。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和技能,做农村、农业、农民工作,也就是做群众工作,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同做一件事,有经验和没有经验所产生的效果往往不一样。因此,注意总结经验、积累经验、运用经验,对做好农村、农业、农民工作至关重要。

要倾注深厚感情。这是做好农村、农民工作的前提。要真正热爱农民、热爱农业、热爱农村工作,努力去熟悉自己的工作对象,学会用农民群众的语言做农民的工作。同时,还要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了解实情,增进感情,这对做好农村、农民工作大有益处。

《读不尽的农民》是侑根同志做农村农民工作切身体验的结果,作者对农民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倾情地做“农事”,写“农文”,“农事”与“农文”相得益彰。

目 录

序.....	舒惠国(1)
农民与我.....	(1)
农民的脚步	(17)
农民的房	(35)
农民的嘴	(60)
农民的亲	(79)
农民的爱.....	(100)
农民的话.....	(126)
农民的乐.....	(151)

农民的地(之一)	(175)
农民的地(之二)	(193)
农民的地(之三)	(211)
农民的节(之一)	(228)
农民的节(之二)	(245)
农民的“头”	(263)
农民的“路”	(270)
农民的“官”	(284)
农民的“心”	(289)
农民的“股”	(294)
农民的“书”	(299)
农民的我	(305)
后记	(323)

农民与我

过去,我是一个农民,今天,作为一名机关公务员,不知是感情用事,还是理智使然,倾注着对农民特有的情愫,常用“位卑未敢忘忧国”之心来做手中的事,总觉得自己与农民割舍不开。

——我的农民缘。回头看看身后坑坑洼洼的脚印,我与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家人和朋友多年说我:无论在哪个机关、喝了多少墨水,身上总散发着泥土气息、充满着农民味道,甚至对大都市的变化有些麻木。这是文雅的说法。口没遮拦的就干脆说,这家伙不管装了多少城市水,都是一个乡下壳。我们老家那儿人少田多,我13岁时既是中学生,又当上了农民,在生产队评为3分一天,平时念书,星期天和假期便作田。后来我给这种身份取了个名字叫:农民学生、学生农民。

中学毕业,成了一个吃10分的强劳力,开始为父亲分担点他那肩上沉重的担子。那时,是人民公社体制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自留地等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在必割之列,但我们那两社相交的穿插地带,队里还是给每户留了一两亩自留田地。我跑到县城买了几本小册子,照着书上说的在自留地里种红薯包菜,居然产量比原来高出许多;在自留田里试着栽宽窄行,稻子产量也高出不少。目不识丁、难得开颜的父亲很是不解又挂了一脸的笑瀑。

接着,先是在大队后来是去公社当赤脚老师,遇上了县

里下放来劳动正宗穿皮鞋的老师,公社领导觉得这些拿笔头的人来拿锄头,锄头拿不好,笔头又会锈掉,就请他们到公社中学教书。他们当中有全县省内外闻名中学的教导主任兼语文教研组长、数学教研组长兼高三数学老师,有清华毕业的物理老师、浙大毕业的化学老师。他们私下对我们几个年轻的“赤脚”说:年青人读点书最少没有坏处。他们偷偷地给了我们“文革”前的书,隐隐约约听到他们神秘地谈论着对我们来说象听天书一样的名词:蓝色多瑙河,命运交响曲……夜深人静,我啃起了“文革”前的中学教材,读的第一部国内长篇小说是《林海雪原》,看的第一本外国文学作品是《鲁滨逊漂流记》。

后来恢复高考,我毫不犹豫地把师范学院填在了第一志愿里,立下志向:毕业后回农村教农民的孩子。毕业后,我与当老师的职业擦肩而过,到乡里当了一名干部,所幸的是仍然与农民打交道。那几年,真干得有滋有味:下雪了,我与农民一道想办法防止冻死牛;学校有危房,邀上几个人到县里去“化缘”。一个偶然的机,我调到了机关,领导叫我搞干部工作,而且是青年干部工作,一张张年轻干部的表经过我的手交给了领导,一组组关于青年干部的统计数字耀过我的眼,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就去找领导:单位有没有与“农”字号有关的事情?

领导脸上顿时冒出一串惊叹号,象说给我听又象自言自语:“这倒是新鲜事,我是第一次接到由搞干部工作去搞党建工作的申请。”不出一个月,我遂愿了。后来又进京念书,除了学好“规定动作”的课程,做好频繁的社会工作外,又将“农”字号作为我的“自选动作”,一遇有关“农”字号的

报告就象干裂的田块碰上下雨般贪婪地吸，找到“农”字号的著作“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拼命地啃。在写学年论文时，我选了个“农”字号的——《我国耕地锐减的原因及其对策》。毕业论文选题，我又弄了个“农”字号——《论我国粮食流通体制的选择》。毕业后，我又做起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从此一干就是七、八年。

这七、八年间，我每年都有上百天在乡下跑，而且很不习惯听汇报，因为农民的事情不用听别人说，只要看。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他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他们的气色音容，他们心情如何，都摆在你面前坦露了然，本身就是一篇无字的说明文。粗略地算算，这几年来，跑了二三百个县次、五六百个乡镇、六七百个村、一千多个农户和各种农业项目。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到一个县乡必须细看一两个村，到一个村一定要去两三家农户，看项目一定要就地坐下来“解剖”一下管理的办法。回单位后再“淘金”，把乡村干部、农民老俵精彩闪光的话语理一理，把乡村组织建设、经济管理的好办法好思路筛一筛，从而给自己的工作乃至文风也提高一步。

比如有一个支部书记对我说：“你们高级机关的文章文件领导讲话，总那么长篇大论滴水不漏，一方面又一方面，不但而且，既这样又那样。我们基层干部就得一件一件的干，没有那么多这个那个。”从此后，我在起草文稿或者发言时，就告诫自己挤掉水份、剜去客套、少用长句、压缩连词、尽量不用成语典故了。多年乐于奔波乡下的劲头，以致妻子说我下乡成瘾，做这项工作隔久了未下乡，就觉得没“底气”没把握，心里悬悬的；接受组织一项这方面活动的任务，

如开工作会写文件稿,向领导提的一个要求是:给点时间,到乡下去转几天。我与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农民情。在北京读书时,我与一位北方的同学很谈得来,三年中,我们常在一起谈家事国事天下事。“谈得来”的缘由反而是一次思想感情的剑拔弩张又和风细雨的争论。我是公社中学毕业后回家作田的“回乡青年”,他是省会中学毕业后到生产建设兵团的“下放知青”。我们是同一张试卷分别进入大江南北不同的高校,一交换意见,考分都差不多,然后,各自描述起准备高考的玩命劲头。我说:“我们乡下人参加高考的心态,你们城里人特别是象你这样高级干部家庭的人很难理解。”谁知他一改平时很有修养的风度,象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勃然大怒地说:你们从小在农村,若没有考上,还有一块农村的天地环境,有一个农村的文化氛围接纳你。我们城里人呢,是时代要求我们下去,而且是以光荣的政治使命去的。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在兵团由战士干到连指导员,在当时当地可是一个红人,是当时政治的生动化石。后来知青返城潮涌起,我也大惑不解地随着潮流,回到了我熟悉而又陌生的省会城市。结果呢,感到这个城市已不再接纳我了——想高考,多年不读书没底了;住房呢,我在家里得到最高的“礼遇”,父母姊妹疼爱我这个乡下回来的人。但我越感到我是个多余的人。最后才是一摔酒瓶,玩命看书。这场争论我们持续了半天。我给他下了个结论:你是个不甘平庸寂寞、不向命运低头的城里人!他也给我下了个评价:你是个离开了农村又眷恋农村的乡下人!从此,我把对农村农民的眷恋感情叫做“我的农民情结”。

农民情结是爱与怨正负情绪的对撞。我是一个农民，常对有些城里人那种对农民颐指气使的态度嗤之以鼻。改革开放之初，我不务农了，却留下了一个农民情结。农民情结始终萦绕着我，看到谁欺负农民，我会挺身而出；家里人不小心对刚走的农民客人有讥言讽语，我会历数农民的优点；在社会交往中，有谁的言行轻慢农民，我会反唇相讥“这人有小市民习气”。因此，有人说我仍然残留着“农民的自尊”，也有人说我仍然沉淀着“农民的朴实”。

我热爱农民，关注农民问题。这是我的农民情结“爱”的一面。我的农民情结也有“怨”的一面，我时常记着毛主席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鲁迅笔下“闰土”那枫树皮般的手背不时浮在眼前，也常用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来看待农民，用我家乡的话说就是“又可怜，又讨嫌”。所谓可怜，农民生活艰难，稼穡艰辛，命运艰险，一有天灾人祸，可能一年白干；所谓讨嫌，农民会看到城市的建筑太好而按上一个鞋印、擤上一坨鼻涕，把麦秸稻草晾晒在公路上使车辆滞行。不再躬耕垅上之后，无论干哪一行，我都会抽出时间往乡下跑，去感知农民，甚至于作专题调查、写专题论文。

这种情结的爱与怨，沉淀于狭小的心理空间，我把它叫做“偏狭的农民情绪”。从其消极作用来说，这种情绪如果不加以升华和超越，会在心理上捆住发展自己、提高素质的手脚，形成一种缺“碘”缺“钙”的性格，他们会怕人家说他原来是农民一个，说他的家庭背景姓“农”，从而钻进一种被动地自我保护的心理胡同。这种情绪如果不加以升华和超越，则会与现代的都市文明格格不入，要么固守自己的“农

民”心理防线,对健康文明的都市生活方式横竖看不惯;要么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染上都市病,迷恋声色犬马、沉溺纸醉金迷。这种情绪如果不加以升华和超越,就会对事业对个人成长放低标准,于是或傲气凌人,或孤芳自赏。

相反,这种情绪如果得以升华和超越,则会成为一种动力,象农民那样勤劳地生产财富,注重的是创造和开拓;成为一种风格,象农民那样不误农时,养成严谨的工作生活作风;成为一种标准,象农民不断追求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质量那样,不断地战胜自我。

——我的农民趣。记得王安忆有一篇名叫《归去来兮》的小说,写都市人的矛盾心情。长期生活在城里嫌枯燥乏味、无端上火,向往返朴归真、悠闲从容的田园生活,真正到了乡下,乡村的寂寞贫乏又使他们向往都市的繁华便捷。当时感到莫名其妙,直到自己真正成为市民才算读懂了这篇小说。在乡下时,非常羡慕县城里的人,长街深巷,轮船码头;物品如山,人头攒动。记得念小学时,全校师生集体去县城看电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头天下午就告诉母亲,一定要在凌晨把我叫醒,其实自己激动得一晚没睡。

我老家那一带农村很美,水稻油菜紫云英轮作,田野四季长青,屋舍掩映在绿树丛中,三面环渠,小桥流水,鸡鸣犬吠,城里的文化人看了稍一走神,会不知是置身于田园,还是在欣赏图画。农村气息的娱乐方式也令城里孩子大开眼界:水底捉迷藏,深夜打“攻坚”,飞“梭尖”,滚铁环,抽陀螺,玩皂角,骑牛逗狗打水漂……只是当时身在其中,享其趣而不知其妙罢了。以致进城读书后回家度假在家里劳动,看着那微风中漾起一涌赶一涌、绿波此起彼伏的秧田,慨叹:

“这秧苗，作为劳动对象，希望它在手中赶快消失；作为审美对象，希望它在眼下永远驻留。”直到后来在城市安下家来，从小生活的农村气息、农民习惯，则带进了家庭，融进了生活，渗入到工作。

从中学到大学，我都记着毛主席的一句话：要向人民群众、向古人、向外国人学语言。向古人、向外国人学好办，因为什么样的教科书上都有，哪种类型的专著都成堆。向群众，特别是向农民学语言，我就感到不晓得从哪里入门了。但从不怀疑毛主席那话的真理性，要不，怎么他老人家的书那么好读，道理深刻又形象生动呢？有一次，组织上要我去了解一名县领导，我则老毛病又犯了，非找个村支部书记了解情况不可，因为县领导蹲这个村。这个支部书记只有小学文化，可介绍起来真令我服了。他说这个领导很善良，“手指伸到他这个老虎（形容官大）口里，也不咬你一口。”说在村里吃饭对上了好菜有意见：“一见上了好菜象见了毒药一样。”形容把农民挂在心上时说：“听说哪里出了事，急得象掉了魂，比自己家里着了火还难过。”当然，我写成材料时，还得用书面语，但我对这位县领导的印象，至今仍刻印在脑际。

从此以后，我有意识地调动当农民时的生活储备，下乡注意收集学习农民的词汇，把农民的语言进行提炼。我毫无不要读书、农民的语言是唯一形式的意义，相反，农民素质的提高，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能科学生产和文明生活的基础——文化水平。而我感到：我们应该自觉地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语言文字来源于劳动，劳动是产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头；人民群众特别是人数最多的农民群众的

实践是语言之源,农民群众是语言大师!

有一回,女儿在看课外阅读书,突然指着书上的一个名词问我:“老爸,‘马太效应’是什么意思?”我愣了一下,凭记忆说:西方有一部书叫《圣经》,其中一章叫“马太福音”,有一句话大概是说:给富有的人增加财富,给贫穷的人拿掉财产。女儿听了眼睛一愣一眨,似懂非懂。我进一步解释说,就是给穿得好的人再戴上好看的花,叫雪地里冻得发抖的人再减去一件衣服,就是好的叫良性循环,不好的叫恶性循环。妻子在一旁冷不丁冒出一句:“什哩‘马太’、‘循环’,就是我们那边乡下人讲的‘狗屎拥(肥)长草’(狗喜欢在一片草地中长得最高的一簇草旁拉粪,农民拾粪循此而去)、“人背时盐罐里都会生蛆’么!”我一拍大腿说:“我理解了毛主席当年说的那句话。”

毛主席有一句话:让哲学走出哲学家的殿堂,走向人民群众。直到念了中学,我对哲学仍然抱着一种神圣感、神秘感,觉得那是高不可攀的,只有伟大的领袖人物和哲学家才可以问津的学问,对毛主席“走出”、“走向”的话也只看作是伟大领袖的号召鼓舞,就象上九天下五洋不必真的去上下一番一样,表现领袖叱咤风云的雄心壮志。后来进城再读书,看到哲学教科书上,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概括和总结”,这么高、大、深、广的学问,更觉得毛主席的话只是领袖看重咱们老百姓。时过境迁,也就不去深究了。我们一家讨论“马太”问题后,我高兴地对妻子和女儿说:“哈哈,我一直对现在学校要家长这个辅导那个签字有看法,看来也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啰!这不,今天被马太一考,真是考(烤)一个芋头得两个红薯。”

从此,我又开始留心收集整理农民的“哲理”。农民的许多话,有教你做人的,有教你处世的,有教你做事的,还有教你当个好干部的。比如“铁匠无样,边打边象;有样没样,看看世上。”50年代推广磷肥,60年代推广矮秆良种,70年代推广杂交水稻,80年代推广地膜旱床育秧,90年代范围更大,咱们省推广“良种良法”,一开始农民就是不通,有的干部觉得好心没好报、热脸挨冷脸,就骂农民榆木脑袋。“没生过崽不晓得肚子痛”,农民误不起农事,他们没有看到实效的东西,是不肯轻易相信的,一旦看到实效,则会去“精耕细作”。

有一个县的偏僻乡村,原来没有种早辣椒的习惯,后来有个党员示范种而且“发”了,农民则跟着上,家家户户种,成了一个不小的产业。县领导说:如果当时下个文强迫农民种,农民会“骂娘”;如果现在下个文叫农民不种,农民也会“骂娘”。农民的这种“样”论,我们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否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向农民推广一个好的东西,先示范对比,用事实说服教育农民,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刮风起哄,动辄训令。

再如,农民处理人际关系,在劝别人不要翻陈谷子烂芝麻,以免加深矛盾、扩大事态时会说:你“不要狗屎不臭挑开来臭”。这是教人胸怀宽广,过去了的事不要计较。狗粪是好肥料,但刚“出炉”的狗粪奇臭,很快就会被风封起来不臭了,挑开来又臭,有谁挑开则是多事坏事。尽管这个比方土得掉渣俗得恶心,但哲理不浅。我就乐意到农民生活之海中去拾哲学之贝。

我不敢说农民是哲学家,至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有自己